黑龙江日报
2023年3月28日 星期二
副刊 天鹅

主编：文天心
责编：曹 晖
执编/版式：杨 铭
美编：倪海连
投稿邮箱
a84655106@163.com

哈尔滨城史文物馆

# 繁花素放

非虚构 龍江故事

## 杨伟东和他的哈尔滨城史文物馆

□石琪

杨伟东

### 1

每一次凝望哈尔滨城史文物馆陈列的这些文物，仿佛会拭去蒙在过去岁月的灰尘，唤醒那段时光，触摸文物背后珍藏的哈尔滨百年历史记忆。

哈尔滨被冠以“冰城”之名，还被称为“天鹅项下的珍珠”“丁香之城”，其实，流传最广、最为人熟知的名字，是“东方小巴黎”。看冰观雪赏丁香，由于季节化、局限化，领略的只是城市的侧面。物可转星可移，城市里的建筑与植物随时代的前行，又在不停地更迭、簇新。唯有文物是城市足印的最好见证。如果你在中国的东北想找一座欧陆风格的城市，那一定是哈尔滨。如果你在哈尔滨要感受这座城市的大气、洋气、灵气，也一定要去看属于这座城市的文物。

哈尔滨是一座年轻的城市，可她并不青涩。这里虽经历过战争、疫情、洪水等灾难，但并未影响她发展为国际化都市的脚步，又在百年的积淀与催生中，彰显出她的特质——音乐之都。可谓：百年哈尔滨，松江两岸新。冰雪文化都，繁花并蒂生。城市前行的同时，必将留下她的脚印，这些脚印在文物中有迹可循、有据可依。它们藏在每一幅画作、每一张照片、每一份报纸中。

### 2

文博大家、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大概说过这样一句话：博物馆的最大悲哀，是展示的物件不是文物的原件。

从这个意义上说，坐落在哈尔滨太阳岛上的哈尔滨城史文物馆，就没有这种悲哀，它展示的文物，全是原件。在这里你能够看到1903年中东铁路全线通车图，能看到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哈尔滨卫戍区司令部布告，能看到哈尔滨历史上第一张中文报纸《远东报》，还有东北地区最早的电影制片机构——创办于1932年7月的哈尔滨“寒光”和“明声”电影公司拍摄的电影《人间地狱》《心》《可怜的她》海报，等等，众多哈尔滨历史文物原件。

驻足其间，哈尔滨百余年的历史故事，缓缓浮现在眼前。馆内逾千件文物，皆来自馆主杨伟东的个人收藏。看到这些难得的历史文物，思索其中的收藏过程如何艰难，不禁对杨伟东心生敬意。

### 3

杨伟东本人是文学艺术的爱好者和创作者，在城史馆的公众号上定期发布一些随笔、小说，并在《作家》《北方文学》等报纸期刊发表过多篇文学作品，出版有《哈尔滨电影地图》一书（作家梁晓声作序，中国电影资料馆收藏）。2021年，杨伟东还获得了哈尔滨城市文化贡献市长特别奖。

“说起办馆故事，那就百转千回了。”办馆过程之中，那些无数次的寒风中的坚守，个中滋味只有杨伟东本人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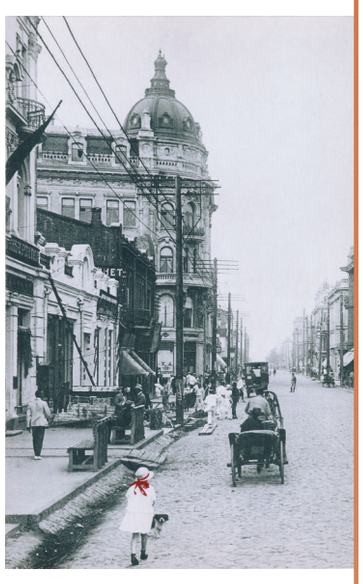
杨伟东是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最早家住道里区红专街一栋灰色的三层楼里，这条街起初叫面包街。当年楼的前院儿住着哈尔滨著名的建筑规划设计师李光耀，街口住的是哈尔滨著名的俄侨妮娜。而一墙之隔的邻居叫苏炳文，是大名鼎鼎的抗日将军。1975年，苏炳文逝世。几年之后，他的家人将一些遗物赠给了杨伟东。1983年，杨伟东开始学习书法，机缘巧合又得到了一些老师赠予的哈尔滨历史名人的书法作品。

这样的生活环境，自然造就了杨伟东对这个城市的好奇心，对这个城市的文物，还有文物背后的故事有了兴趣。当这些东西积累到了一定量的时候，就有了哈尔滨城史文物馆。

“如果要说办这个馆的意义，可以说我在乎的就是让人们知道哈尔滨这座城市是从何而来，让人们知道这座被称为东方小巴黎的城市的优雅之处在哪儿，又是如何体现的，让文物成为支撑其中的重要依据。”杨伟东说。

### 4

最近，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历史文化研究会对哈尔滨城史文物馆的一份调研报告中，对该馆的独家性、不可替代性、学术性和国际性做出了充分的肯定和说明，可以说哈尔滨城史文物馆为哈尔滨乃至黑龙江省民办博物馆中的佼佼者。哈尔滨城史文物馆馆藏文物的七大系列，包括中东铁路、俄罗斯人在哈尔滨、犹太人在哈尔滨、日本人在哈尔滨、哈尔滨早期民族工商、哈尔滨早期电影、哈尔滨早期俄侨音乐，堪称哈尔滨百年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



1930年代哈尔滨中央大街

杨伟东在哈尔滨城史文物馆及深圳等地举办过多次主题展览，展览以“哈尔滨百年音乐”“哈尔滨名人史料展”两个系列为主。今年，城史馆将推出多个主题特色展览，包括世界名家摄影展、世界名人手迹展等等，使城史馆成为哈尔滨城市文化新地标，成为一个富有文化内涵的多元文化场所。

“来城史馆看城史展是让人们切实感受到，‘东方小巴黎’不是说出来的。看中外名人手迹展和各种当代艺术展，是让市民知道，哈尔滨依然还是那么时尚，那么腔调。”杨伟东十指交互，抵在身前，说得很素朴、很坚定。

哈尔滨城史文物馆内景

本文图片由**杨伟东**提供

# 书店的灯光

□施崇伟

画家梵高有个心愿，要画一家书店，它的外墙在暮霭中是黄色和粉色的……就像黑暗中的一盏灯。

我不太懂美术，不知道艺术家的心愿有没有完成。但我想，即使他画了，也美不过他的向日葵；即使他画了，那样的书店现在看来未必算得上有多惊艳。

如今的书店，不再只是冷漠的售场。城市、小镇、社区，漂亮书店比比皆是。从选址到设计，从布局到装饰，竞相争奇斗妍。

我家住在山城重庆，隔家不远的杨家坪中迪广场有家被誉为“最美书店”之一的钟书阁。它像一座微缩的“山城”，吸引我常去“观光”。扶梯直上三楼，迎面一道清透的中西文字幕墙相迎，正门内深棕色的主色调笼罩着大厅，大大小小的“灯罩书架”将阅读的空间巧妙分开，形似灯罩的书架散发着暖暖的光。走过大厅，漫步在阅读长廊，一道道门拱两侧码着整齐的书架，在地面的反射下形成一道道“穿越书海的隧道”，摆书台仿若引领读者走向知识的深处。巨型阅读厅被“山形阶梯”层层环绕，整个天花板采用了镜面材质，倒映出一个亦真亦幻的镜像空间。拾阶而上，抬手间可以拿起一本好书，体会字里行间的曼妙；亦可以抬头仰望“天空”，璀璨的灯光像星辰，增添了阅读时光的情趣。漫步书店，亦如漫游山城，仿佛在跨越纵横交错的桥，在攀爬数不清的梯坎儿。

书店如人，美不仅在颜值，更在看它的内涵与个性魅力。在苏州金鸡湖畔，我在人群拥簇的诚品书店，见到一场特别有趣的小兔子展览。展览区里陈列着十几只各种造型、各种表情的兔子雕塑，墙上挂着各种兔子图片，入口有一个近两米高的大型兔子雕塑，吸引了许多人拍照。在杭州莺屋书店，一本大书吸人眼球：特制的大展架，上面放着一本一米见宽、几十斤重的精装画册，若要阅读，还须戴上手套。黄浦江畔的建投书局，栖身写字楼群中，背靠江岸繁华盛景，让我留连忘返的，不仅是其舒适的环境、优质的图书、独有的设计，还有“哈利·波特”的文艺橱窗外美丽的江景。

书店可以温暖人心，书店可以美化生活。不断有越来越多逗人喜欢的书店成为网红打卡地、旅游目的地。书店“变脸”，变得越来越美，加重着我对它的痴迷，以至于出游时都要在目的地寻找新的书店，一如它也是我的旅程。

不久前出差深圳，完成公务后我再次抵达深圳书城，这是我十年前就开始迷恋的地方。深圳书城坐落在美丽的莲花山下，这是一个占地很大、极具现代风格的购物中心。有鲜花夹道，有浓密的林荫，有砖饰的喷泉，有传神的雕像，以及富有格调的外墙。步入其中，确如其名，真像进入一座”城”。环廊、梯步、厅堂、阁楼，那些轻薄纸张为建筑材料所构建的空间深隧且令人沉迷：您若喜欢热闹，这里经常会有签售活动，可以排着长队等名家签名，或在大厅和作者对话；您若想和几个读友来一场阅读后的共鸣，隔壁的小堂有茶有咖啡，可以随心所欲交谈；喜欢安静的，可以随性坐在台阶上、地上，或方正的软椅上，轻易就泡去大半天时光……在这里，书不仅仅被当作商品，还可以感受到人们对书和读书时间的尊重。这样的书店，固然有“金玉其外”的华美外表及飘逸着醇香的咖啡味，而那满满洋溢着的浓厚学习氛围，才是最要紧的磁性。无论书店如何嬗变，让书店成为“学习场”，才是书店永远不可丢失的灵魂。

书店，我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捧着刘易斯·布兹比的《书店的灯光》一直读到天黑，读到书店里打开亮堂的灯光。

如果画家梵高的书店真的在世，黑暗中的那盏灯，也一定分外璀璨。

# 播雨的人

□常延廷

壬寅年腊月二十九，“艺校60华诞”微信群里传来噩耗，唐元峰走了！这是真的吗？有的同学半信半疑：“可别闹乌龙啊！”后经群友月明风轻证实，“元峰系突发心脏病，下楼时倒地，抢救无效……”这恰恰应验了那句劝谏人们珍惜生命的箴言：明天和意外，谁知哪个先来？突如其来的意外，使群里“堪嗟我艺校同窗又失一才子”“一路走好”“驾鹤成仙”的悼念伴随着“流泪”“合十”的表情包纷至沓来，群里被哀伤的气氛所笼罩……

我的眼前不禁浮现出40多年前的一幕。1979年春天，我和元峰同住艺校的318寝室。他睡在上铺，每天清晨，披件皮夹克席床而坐，把灵感领来的诗句悄悄地记在稿纸上，并将他这本习作集命名为《pp小雨点儿》。有同学打趣说，“一大早，唐元峰的小雨点就淅淅沥沥地下上了！”亦有同学不无感慨：“这是希望的雨，禾苗拔节的雨，孕育丰收的雨！”

面对这位播雨的人，我不时会想起古人的诗句：“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草青青，雨蒙蒙，如酥如酪的草色受益于春雨的润泽，尽管若隐若现，却生机盎然。久旱逢春雨，成为那个时代的意象。

两年的戏剧文学中专学习转瞬即逝。毕业后元峰又考取了大专。1984年暑期，他被分配到大庆歌舞团，成为一名创作员。刘秉义演唱的那首《我为祖国献石油》人们耳熟能详，在这里，元峰与这首歌的词作家薛柱国成为同事。听到这个消息，我不禁为之欣慰，他走向了一座生活的富矿……

1997年初夏里的一天，我所在杂志社的老主编应邀参加“巴彦籍文化名家回乡观光联谊会”，元峰自然也在受邀请之列，并托付主编为我捎回一本《白马奔来》，这是他出版的第一部歌词集。浅绿色的封面，图案上骏马扬鬃甩尾地奔腾，策马者张开双臂，尽显驰向远方的昂扬与快意。遗憾的是，彼时无暇细读，只能把它收藏起来。我知道，这是元峰对自己由乡村到军营，复员后再由校园到油城这样丰富人生阅历的抒情与放歌。

老实说，在他奔赴油城近40年的岁月里，我们一直不曾谋面，但寝室床头清晨“播雨”的雕像却深深地刻在了记忆的深处，时不时地翻出来，甚至成为对我的一种激励。

有大庆师院文学院的朋友来，聊起元峰，言语里充满钦佩之情：继《白马奔来》之后，他又出版了歌词集《喊月亮》、诗集《淡泊的时光》；编撰有《石油之光》《青苹果》《大庆导游词精选》等文集；他的作品多次获得国家级、省部级的金奖与银奖；他还获得了中国石油文联德艺双馨艺术家的荣誉称号……熟悉他的朋友如数家珍，作为同窗，我也感到脸上有光。我曾想，再去大庆，一定抽空约约他，叙叙旧。哪知，如今居然阴阳两隔！

诗人桑克说：“纪念已故翻译家的最好方式就是读他们的译作，或者继续翻字典译东西。”的确，感受艺术家作品的温度与热能才是最好的纪念。

我找出《白马奔来》，这部出版于27年前的歌词集，虽然没有旋律，但从字里行间却能感受到元峰对脚下那片土地深沉的炽爱。例如：“石油大树顶着天/根基紧紧抓住大荒原/荒原上立着石油汉/地宫里要油高天里喊/五千里油田吼个遍/油龙就乖乖跟在身后边”（《石油大树顶着天》）。在这里，同音叠字“乖乖”一词用得妙极了，它凸显了石油工人的豪迈气概。再如：“让小溪告诉江河/我给你爱的清澈//让汗水告诉土地/我给你金的收获//让翅膀告诉蓝天/我给你飞的承诺//啊，让石油告诉祖国/石油工人永远为你创业拼博”（《让石油告诉祖国》）。如此这般，使艰苦创业、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大庆精神在歌词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达。这部集子中绝大部分歌词都是反映石油工业题材的，即使偶有其它题材也同样是抒情、热烈、奔放。通读全部歌词，或比兴、或通感、或变形，艺术手法的娴熟运用使歌词中的意象表达愈加独到新颖。

陶醉于一首首歌词的艺术魅力，当年元峰坐在床头、播洒“小雨点儿”的画面，又一次映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感叹，此乃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他的收获与造诣、成长与成才，不正是源自“小雨点儿”的滋养吗？想到这里，不知为什么，我有点泪眼模糊了。

元峰，到了天堂，“小雨点儿”要继续下……

龙头新闻APP妙赏频道
更多内容请关注